

佛寺的成住壞空

藥師山林麗萍



蓮花生大士像

藏傳佛教文化就如雅魯布江一樣默默的孕育著雪域高原，也深深的烙印在每位藏族人民的心裡，形成一種無法屈搖的堅定與虔誠的信仰，如雪域高原上的高山那樣的堅定又屹立不搖；這股力量來自於雪域高原上獨特的文化，獨特的文化也讓西藏披上神秘的面紗，這面紗也讓世人對於此文化產生莫大的吸引力，因而形成了藏傳佛教的魅力。

這股魅力也造就了此次參訪，於參訪前善知識為我們解說藏傳佛教歷史及各教派的特色，也深深瞭解到佛教的建立及傳承是那麼的不容易，尤其是在這物質貧乏的雪域高原只能種青稞及高樑維生，但藏民族不因地形的險惡而屈服，因為他們的精神生活是我們中原民族所不及，這都來自於藏王松讚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及尼泊爾公主後，同時將唐朝工藝文化及佛教信仰傳入西藏，為西藏的宗教

發展影響極深；到了赤松德贊時，根據寂護大師的指點迎請了蓮花生大師到西藏傳播密宗。並培養許多著名的譯師，翻譯了大量的佛教經典，其中最多的是蓮花生大師的大圓滿密宗經典，因而讓這貧瘠之地有著豐富的佛教文化，也使佛教因而興盛起來此時稱之為前宏期，但後來即達瑪滅佛後，使佛教的發展停頓多時，但也隨印度阿底峽大師的到來，而使佛教再度得興盛此時稱之為後宏期，並出現了難以計數的高僧大德及活佛，如格魯派祖師宗喀巴創立黃教、噶舉派創立人—布拉吉·索朗仁欽創立白教、薩迦派始創人昆·貢覺杰布創立花教等等，也因他們的苦行修持，留給後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一座無與倫比的博大藏密寶庫。

隨著這些歷代大師的精神，而使西藏佛寺更具其歷史價值，猶如蓮花生大師將其修行的經過與精髓表現於桑耶寺，並在此寺埋下無數珍貴的伏藏，但今日的參訪，因殿內格局隨時空的轉變而改變，使我們無法由寺廟的建築、壁畫、唐卡中去體會大師的精髓，只能依著善知識過往的記憶為大家解說，無法親眼目睹這一切，而這種狀況在後續的參訪中也陸陸續續的出現，只有昌珠寺的珍珠觀世音菩薩及薩迦寺的建築，仍保有那一絲絲的原貌，而讓我們能沈浸在大師的寶藏中無有遺憾，同時讓我更深刻的體會到末法時期佛法難聞之道理，而佛法要遠遠留長也是那麼的不容易啊。

看著佛寺建築的毀壞，聽著導遊及善知識訴說著歷史，內心悲愁無比；看著這殘留的一專一瓦似乎也見到了輝煌的歷史，同時也

體會到它在內心的吶喊著佛寺的「成、住、壞、空」就在眼前，這就是最佳的寫照。佛寺的成住都是經過大師們不畏艱難的與魔障搏鬥，才能成就如來家業，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及難題更是無以計數，但是大師們的心並不畏懼，只想讓佛弟子能有安穩的道場好好修行，其實大師們真正畏懼的是佛弟子的心不瞭大師們的真意而做出毀壞佛門的事，或是阻礙道場的發展，而讓佛法無法遠遠留長，我想這是大師們最不想見到的，也不希望發生的事；不然就如同這些佛寺一樣，佛法難聞難尋。

凡夫心論佛心，這是我們最常犯的錯，因為無明與業障讓自己看不到真相，又執著自己的無明與業障，終究對於自己的意識心誤認為是真心，進而評斷大師們的作為，而阻礙佛法的傳承，甚至讓佛法傳承只有法本而已，我想這也是大師們不願見到的，但是基於慈悲及因緣的立場，也無法多說什麼，只能讓這一切一切隨著因緣的顯現，再一次的訴說著「成、住、壞、空」。我想這是給



阿底峽尊者

我們剛穩定的藥師山淨土最好的借鏡。

再反觀我們藥師山淨土，在善知識的領導下，不畏艱難的完成如來家業，也使大眾漸漸的踏上成佛之道，若不知好好珍惜，則各種魔障則隨影隨席在旁等候，而我們可能成為在佛門外漂流的孤兒，永遠找不到回家的路。所以佛寺的成立不易，佛寺的毀壞也不難，因為在其歷史中發現修行人的無明與業障常常障礙自己的知見，或是對佛法的真理無法參透，對於上師的行為無法了知其意，而自立門戶大有人在；但不知自己的無知障礙自己而造成道場上無法合和，這真是遺憾中的遺憾。因為接踵而來的就是佛寺的敗壞，則佛菩薩也無法在親自指導我們，讓我們成為真正的孤兒，這並不是菩薩想要的，但無知的眾生確認為這不重要，因而成住壞空很快的就會出現。如何讓佛寺的成與住能久一點，就看同修的心了願，也希望我們共同來發願，願生生世世護持藥師山淨土，並在藥師山淨土讓佛的正法輪轉於世間，並讓佛弟子在末法時期還有一個落腳處，使他們能真修行以了脫生死行菩薩道。